

有的书要读

王涛

破

我的读书生涯，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求学阶段，一是研究阶段。求学阶段读书漫无边际，没有明确的目的，为求知欲望和个人兴趣所支配。有两本科普杂志印象很深，一本是《知识就是力量》，一本是《大众科学》。我每期必读，从中得到许多自然科学知识，一度萌发了将来做天文学家的想法。

后转而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还看过俄文版的数学著作，写了一篇《奇数、偶数筛选法》的文章，不知天高地厚地寄给《中国科学》杂志，结果被退回来了，但那时的编辑涵养特高，不是在统一打印的退稿信中填上作者名字，而是亲笔写信，说了退稿原因和充满鼓励的话，至今难忘。数学兴趣渐渐淡了，又转向文学著作，普希金的诗与小说，对我特别有震撼力。有一次，晚自习看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忘了下课时间，一直看到凌晨4时，大门锁了，不得不翻墙回宿舍，被夜巡的校保卫科同志“抓住”了，第二天写了一份检讨书。我开始模仿普希金诗歌《小鸟》写了第一首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在大学校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变成铅字的《在太空翱翔》小诗。这对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后来没有成为诗人，但从文的道路已经确定。这一时期的读书，让我探索自己的潜能，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中国科学》发表了我那篇《奇数、偶数筛选法》，也许我会选择数学研究了。而如海绵吸水般地大量吸取知识，打下了使我一生受用的学养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求学时代读书，我翻破了一本《康熙字典》。我的父亲是农民，但他却懂得字典对读书人的重要。解放初，我刚考上义乌中学，他用15斤白米，在县城一年一次的农历十月十五大集市上，换来这本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的二手《康熙字典》。从开始不知道咋查，到后来离不开它，碰到生字就去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康熙字典》翻破了，又修补，我的知识库中的汉字词汇量，随之不断丰富，阅读能力日益增强。我是历史学教授，却成了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古文功底得益于《康熙字典》匪浅。

学术研究阶段的读书，与求学阶段完全不同，围绕既定的学术方向，只读与专业相关的古书与近人的论著。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学者、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璇琮先生指点我：“可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地，把握现存的所有宋代官制史的资料。”于是我开始了《宋史职官志补正》工作。头3年，我把精力集中在一字一句地啃十二卷本的《宋史·职官志》。刚开始，几乎不敢去碰，因为我对宋代官制所知甚少，《宋史·职官志》仿佛句句是真理。通过反复阅读，并围绕每一段文字，搜集、阅读、摘抄《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宋朝奏议》《宋史》等史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记、方志等史料中的宋及宋以前的官制史料，做了500多万字的宋代官制史料的分类笔记。最终历时5年，完成了近3000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宋史职官补正》书稿。5年时间，《宋史·职官志》读破了，才算读懂，奠定了我深入研究宋代和中国历代官制的坚实基础。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堆积如山，而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必须镇定地把握住自己：有的书要翻破，有的书要读破，有的书可以读破，有的书可以不读。

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唐·王贞白《白鹿洞二首》 边宝华书

书法家简介 边宝华，字守和，笔名一方，号养心堂主，1958年4月生，祖籍甘肃灵台。师承佟伟、李铎先生，擅长行草、隶书，其书作奔放潇洒，质朴典雅，气度浑厚，风格清新。现任于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画院常务理事、荣宝斋签约书法家，编著有《边宝华书法作品集》等。作品多次入选由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性书法展并获奖。

读五心不覺其苦 已後一寸金不 是道人心來 引吸周情 孔思正追尋 唐王貞白詩白鹿洞二首 壬子年歲次乙未邊保華書



爱书妙语

从阅读到悦读，你需要几个理由？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手机阅读者众，“沉思者”越来越少

打小爱看书的文君，到了而立之年，对阅读却有着爱恨不能的复杂感觉。说他爱看书吧，要么没时间，要么精力难以集中，提不起兴趣，反正就是坐不下来仔细看本书；可要说他不爱看书吧，他手机里建立了专门的文件夹存储喜欢看的书；他订阅的微信公众号中有不少与读书有关的公号向他推荐书单。要说这不是在看书未免让人觉得委屈，看的毕竟都是字啊！可自个儿想想都觉得跟看纸质阅读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现在的状态，能算成一个爱阅读的人吗？”文君的困惑，也是时下许多人的困惑。大家都承认阅读是一种有益的人生习惯，奈何拿起书来困难重重，找不到感觉，全民阅读当然很好，要找到一条全民悦读的路，却并不容易。

阅读方式的改变，不是个别现象。如今，从刚识字的小孩到中青年，人们习惯了手机阅读。在地铁里、公交车上、等车时、聚餐时，甚至马路上匆匆而行的人群里，低头刷屏的人随处可见，很多人不是在追剧，就是在看手机书。调查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现象：2013年，有44.4%的成年网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41.9%的网民进行过手机阅读。

文君在手机阅读的内容中，最多的当数各种小说，诸如玄幻小说、盗墓笔记、青春言情、穿越剧等作品，他都看得兴致勃勃，还有一大类是微信上的一些美文，总之都是些被称作“轻阅读”、“浅阅读”的东西。文君也承认，这些阅读内容中，人文阅读、经典阅读和严肃读物的分量已经非常小，“看多了这些东西之后，再想读些内容严肃或是艰深沉重的书，读起来就有些费劲，看不下去了。”

若把手机阅读、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算进来的话，现在人们阅读总量并不少，但阅读状态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专家分析认为，随着“低头一族”越来越多，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了，只是“沉思者”似乎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更多的是跳跃化、碎片化、缩略化的阅读，消遣阅读占了心灵阅读的上风，追求更多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

读与不读的纠结

中国人一直讲究耕读传家或诗书传家，可为什么如今传统阅读的爱好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对读书提不起兴趣呢？

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太忙了没有时间。今年31岁的罗女士感叹，这些年来，自己的阅读范围仅限于在网上看新闻，在单位看报纸，刚毕业时要全力以赴适应工作，之后又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特别是孩子出生后，每天的生活轨迹“两点一线”，哪里还有时间安心读书？

类理由是读纸书对环境要求更高，不如看电子书方便。的确，纸书需要有光线，临睡前躺在被子里看上一段怕是要受到制约；纸书还比较重，背在书包里很沉，价格更贵还不能更新内容；再说了，地铁、公交上那么拥挤，腾出只手来刷刷手机还算凑和，拿本书来看委实不太方便；还有，如果在聚会中，无聊时看看手机也还说得过去，掏本书出来看更易被朋友指责；另外，纸书的内容通常相对严肃，在比较嘈杂的环境里，在手机上看看轻松的小说还行，看纸书则需要更强的定力。

“好书太少”的抱怨也不绝于耳。“内容雷同的书层出不穷，价格在上升，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自从穿越剧热播后，穿越类的快餐书籍也频频现身市场，作为消遣的书，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着看呢？”文君说。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读纸书和读电子书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会根据情况做出不同选择，即便是爱读纸书的，如果出门在外不方便时，也不排斥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读器上读点文章，而一位声称基本不读纸书的史女士也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多读点纸书，“看到她在看书比我自己看书还令我高兴。”史女士的说法印证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尽管他们已经习惯于阅读电子书，不过，在教育孩子上，他们反而趋于保守——更希望孩子们阅读纸质图书，这表明，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人对于纸质阅读能培养人沉静气质和人文修养这一说法还是基本认可的。



不过，对于有很强阅读愿望的青少年来说，又面临着着一个现实问题：学业太重，课外书往往又不直接在考试范围内，因此不论从时间还是从精力上来说，都缺乏阅读的动力。

全民阅读，如何不只是一个愿景？

全民阅读正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然而，要想让人自觉地拿起书本来阅读，却也并非易事。有专家就认为，阅读不但需要个人增加定力，从阅读中寻找更多的乐趣，也需要社会创造良好环境，让全社会更多地弥漫书香。

近期，记者走访了北京一些图书馆发现，虽然很多人在抱怨读纸书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在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里，很少有空座位，读者中，不仅有为数庞大的老年人，有年轻的学生，同样也有中青年，大家自觉把手机调为静音，静悄悄的阅览室里阅读氛围浓郁。另外，在图书馆的自助借书机旁，经常需要排队，每个人手里都抱着厚厚的书。

“我也想读书，可是如果买书太多的话，也会成为一笔不小的花销，希望能多一些相对廉价又方便的读书场所。”一些受访对象流露出希望城市扩充借书场所和设施的愿望，希望能有更多可以让人安静阅读的场所以向公众开放：“我习惯在安静的场所里读书，可是如今城市的喧嚣已经很难让我静下心来阅读。”还有的受访对象建议，应激励具有相当阅读品位的精品图书的出版，并通过更受欢迎的方式向读者推荐。

现代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建议，要区分功利性读书和非功利性读书，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读一些好书，让公众的非功利性阅读成为一种风尚。

读杰米里·里夫金的《零成本社会》(中信出版社出版)，不啻于被动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从“过于乐观、夸大其词”的不相信到“等等，还有破绽”的质疑，直到“似乎是这样”、“或者这真是我们的未来”的半默认，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犹如坐了过山车，剧烈起伏，真是一次很特别的读书经历。

杰米里·里夫金做了一件事，他收拢所有新生的萌芽，构建起一个梦幻般的未来——协同共享。

物联网的传感器实时分析各节点发回的大数据，不断优化编程，在传输过程消耗的87%的能源被大大降低，3D打印所使用的材料是过去传统制造的1/10，生产率大幅提升，整个经济体生产和分销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降至趋近于零，每个人就近生产自己消费的东西，整个的社会生产变得轻盈。

在这里出版社设置了一个小噱头，因为没有真正的“零成本”，我们所能达到的只是“零边际成本”(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边际成本指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购买的产品带来新成本的增量。在规模经济中，第1万辆汽车的成本比只生产一辆低得多)。

亿万消费者在网上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制作或分享音乐、视频和知识，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租赁商、合作组织以极低或零成本共享汽车、房屋、服装，协同开发软件，交换劳动时间，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让知识产权概念变得更加开放。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法则失效，三五十年后资本主义

的人性，而是新的通信/能源矩阵？

相对于生产和消费，里夫金异常看重“通用技术平台”，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和运输系统，通信管理经济活动，能源生成信息和动力，物流使得经济活动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传统社会是印刷术、风力和水力；19世纪初，蒸汽印刷和电

报被发明，铁路机车被联网，与丰富的煤炭资源一起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霸主；20世纪，集中供电、电话、广播和电视与廉价石油及道路系统的内燃机车融合，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如今有了互联网、太阳能和风能以及靠传感器监测整个的生产生活的物联网，“第三次工业革命”就呼之欲出。

书中还有些有趣的说法，比如说图书印刷关闭了部分公共交流的渠道，再如资源丰富时，专利和版权意识没有用武之地，让人联想到网络文学正在起到的作用。

杰米里·里夫金是当代重要思想家之一、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他的20部著作被翻译成35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其2012年关于后碳时期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获得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的肯定。

如果历史真的如此演变，向零边际成本社会迈进，中国将得到新的机会。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引用乔纳森·罗的说法：“公共权益共享是比政府和市场更基础的东西。它拥有广阔的覆盖范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在使用它时我们通常无须缴纳费用。大气和海洋、语言和文化的知识、人类的智慧和宝库、群体的非正式支持系统，我们迫切需要的和平和宁静、生命的遗传基因，这些都是公共权益共享的各个方面。”

张稚丹

轻盈飞进新世界？



张稚丹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

对于没有勇气挣脱现实牢笼、勇敢踏上“间隔年”旅程的我来说，看看《迟到的间隔年》，再看看《间隔年之后》，未尝不是一种补偿。出走，无疑是一件让人向往的浪漫事；可出走之后如何回归，是我关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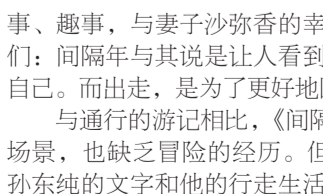
《间隔年之后》是一本自传体旅行游记，主要讲述了作者孙东纯的“后间隔年”时光——在日本4年的旅居故事。孙东纯被誉为“中国间隔年第一人”，他于4年前首次把“间隔年”(Gap Year，是西方年轻人结束学业后，先不进入职场，而是做一个长期旅行，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介绍给国内的年轻人。

读过《迟到的间隔年》的人，无不怀着一颗蠢蠢欲动的心，跃跃欲试地要踏上远方；可回归以后的生活会怎样？还能安于从前的生活状态吗？许多人都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回来。《间隔年之后》将近3个月的环日本太平洋海岸线骑行经历为主线，穿插记录了他初来日本的种种见闻，努力融入全新环境、迥异文化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

事、趣事，与妻子沙弥香的幸福生活点滴等。孙东纯用亲身体验告诉我们：间隔年与其说是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让人遇到一个新的自己。而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与通行的游记相比，《间隔年之后》是一本平淡之书，既没有华丽的场景，也缺乏冒险的经历。但掩卷细细品味，却渗出隽永悠长的况味。孙东纯的文字和他的行走生活一样，朴实真切。因为出行并非为了一份刺激，一份猎奇，追逐太阳一路狂奔的意义最终是为了收获人生的温暖与成长。在火烧云烧透整个天空的冲绳，孙东纯明白“好风景要牵着另一个人的手一起欣赏”，从而懂得婚姻也是一场生死相随的旅行；在太平洋岸遇见退休后默默相依的老人，孙东纯明白，“相比路途上的风景，家中的人与事则更为重要”。

旅行是为了与美好的事物相遇，而成功的回归，则是以积极的心态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当你行走在路上时，请不要忘记出发前的初衷。



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